



资本主义史

文集



何顺果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资本主义史

文集



何顺果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史文集 / 何顺果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210-08295-8

I. ①资… II. ①何… III. ①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史-世界-文集 IV. ①F1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0975 号

资本主义史文集

作者: 何顺果 著

责任编辑: 吴艺文

封面设计: 章 雷

出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邮编: 330006)

编辑部电话: 0791—86898470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93

网 址: www.jxpph.com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8.5

字 数: 480 千

ISBN 978-7-210-08295-8

赣版权登字—01—2016—12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 96.00 元

承 印 厂: 南昌市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何顺果，四川忠县人。196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1969年毕业并留校任教，1987年被聘为副教授，1988年赴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研究一年，1992年升为教授，是美国史及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两个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先后兼任北大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课程主持人，《世界历史》《美国研究》和《北大史学》杂志编委，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专家及水电部高级培训中心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资本主义史和美国史教学和研究并均卓有建树，其选题注重历史和理论的双重价值，有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又不失中国考据的传统。80多篇专题论文中，逾20篇被不同刊物或网站转载，其中《新华文摘》、Social Sciences in China、《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各2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民日报》（理论版）各1篇。所著《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美国历史十五讲》多次再版和重印，《美国边疆史》和《美国“棉花王国史”》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其美国西部史研究被日本京都大学某经济学家称为这一领域“true expert”，《人类正面临从未有过的变化——论高科技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被美国 Colby Information Center of Science & Culture 评为“千禧年优秀科学论文”，《美国的崛起及其世界影响》收入《中南海历史文化讲座》（精编版）。2000年获聘北大教授一级岗。

自序

资本主义史是本人在北大教学和研究的三大领域之一。原本是为了给笔者的本行即美国史研究提供一个背景和参照,以便更准确地判断美国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独特性,当然也是为了充实我在北大承担的世界近代史大课的内容。没想到,几十年下来,竟积累下24篇论文和资料,由于目前笔者的主要兴趣已经转移,恐再难回过头来关注此课题的事情,乃决定将其集结出版,取名《资本主义史文集》。文集包括六大部分或专题,外加五个编译教学参改资料,其中一篇有关加利福尼亚金矿发现的考实性论文,涉及世界贸易中心三次大转移问题,因不构成一大部分而难以纳入正文,只好附录于此。

此研究虽说是为笔者的美国史研究和世界近代史大课服务的,但已涉及有关资本主义史的若干重大专题,并在时间和内容上涵盖了几乎整个资本主义史。其中:第一部分涉及有关资本主义三大基本学派的区别问题,虽然重点讨论的是马克思对“资本”的独特理解,但也对定性学派有关“资本主义精神”的深刻论述抱有极大兴趣,并高度评价了皮雷纳关于“经济上有多少时期就有多少个资本家阶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二部分讨论了社会经济生活商品化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对马克思所使用的“萌芽”的德文原的考察表明,“萌芽”的生命力是有限的因而其命运不可能只有一种,资本主义的正式出生证书应是“工场手工业”,而不是任何形式的萌芽,其中对“一个史实的考辨”虽然颇费周折,但亦颇受启发;“自由殖民地”是以往资本主义史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课题,其考察和研究不仅是为了论证马克思所作出的关于这类“殖民地繁荣的秘密”的论断,也是为了论证是否可以将这类殖民地确定为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新的历史类型”,第三部分所收后三篇文章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而

有关 E. G. 威克菲尔德“系统殖民理论”的研究只是此过程中的一个意外收获；收入第四部分的三篇论文，是围绕着“特许公司”这一主题展开的，但这类公司的典型代表或集中体现还是 1600 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作者对它的考察、研究和描述所花费的笔墨长达 4 万字之多，在观点和材料上都有一些进展。尽管如此，作者在这一专题研究中所强调的一点是，把英国商业冒险家从国内引向海外并最终一步一步引向东方的过程，可能都与十五六世纪财富观念和财富积累方式的改变有关，受到作者关注的当然还有“商馆和代理制度”问题，因为它在这类特许公司由商业公司向殖民帝国的演变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之际，较早被纳入该“核心”影响下的“边缘”有两个：东欧和美洲，其直接后果就是产生了东欧“再版农奴制”庄园和美洲奴隶制种植园，但对这两种经济的性质如何估计在国际学术界一直莫衷一是，但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的观点颇为流行，对中国学者而言是个难度很大的问题，第五部分所收论文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对二者进行独立的考察、比较和分析，所得结论可能与之前东、西方许多学者的看法均有所不同；第六部分涉及美国崛起、高科技革命与全球化的广泛领域，但主要关注的还是高科技革命在确立美国霸权与推动全球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尽管目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如此纷纭复杂，但当初对这场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探讨，以及据此所作“人类正面临从未有过的变化”之预测，已然或正在一一展现而获得证实。想到这些，就对邓小平所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感激不尽，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政策，国人就不要能如此大规模地走出去，亲身去接触和体验多彩斑斓的世界，学人也不可能拥有如此开阔的学术视野，进而参与国际学术领域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不过，当我最终完成这部文集的搜集和整理的时候，我还是为其涉资本主义史的广度和深度多少感到有些惊讶，这或许是文集的作者本人当初只顾着探索前行，而从未想到收获。但也正因为如此，探索往往才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进展和成果，偶尔甚至还会赋予该研究以超前的性质，对高科技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探讨，或许就是一例。但写到这里，仍想补充说明两点：其一，是本人在确定研究选题时注重历史和理论的双重价值，在解决历史难题时也期望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自由殖民地》和《关于美洲奴隶种植园经济的性质问题》，大概就属于此类；其二，是在做任何研究课题时，从未敢忘却作为一位教师本职的责任，为此笔者曾翻译了大

约几十万字英文和俄文教学参改资料,《甘蔗种植与奴隶贸易》和《英国工业革命在大西洋两岸传播秘史》,大概就属于此类。几十年来,笔者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几乎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激情,虽然敢说“无怨无悔”,但总觉得做得还很不够。盼读者对《文集》不吝赐教。

作者 谨识

2015年10月于北大

目 录

第一部分 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

- 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 3
- 马克思“资本原始形成”理论研究
——重读《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14
- 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三大学派 26

第二部分 资本主义萌芽及其背景和命运

- 市场在西欧的兴起及其历史意义 49
- 资本主义首先产生于农业领域还是工业领域
——兼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 65
- 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历史命运 79

第三部分 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类型

- 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类型 93
- “自由殖民地”
——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模式 111
- 美利坚文明的历史起源
——一个新的移民社会在新大陆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在逻辑 131
- 略论美国西部开发模式 152

第四部分 重商主义、特许公司和个案研究

- 重商主义——资本主义的催化剂 167
- 特许公司——西方推行“重商政策”的急先锋 189
- 英国东印度公司
——一个重商时代典型“特许公司”的历史考察 216

第五部分 奴隶种植园、“再版农奴制”庄园及东亚经济转型

- 关于美洲奴隶种植园经济的性质问题
——释马克思的“接种”论 259
- 东欧“再版农奴制”庄园经济的性质问题
——与美洲奴隶种植园经济比较 273
- 土地问题在东亚经济转型中的重要性
——评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 293

第六部分 美国崛起、高科技与全球化

- 美国“阶梯型”崛起及其动力 303
- 人类正面临从未有过的变化
——论高科技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 326
- 全球化：一个历史学的解释 344

附录

- 甘蔗种植与奴隶贸易 385
- 英国工业革命在大西洋两岸传播秘史 391
- 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及其历史意义 406
- 一个亚拉巴马黑人带种植园的管理条例 422
- 计量历史学派和美国的奴隶制
——评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苦难时期》一书 436



第一部分

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

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

李伯重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一词，尽管是当代世界政治语汇中最重要和最常用的术语之一，但含义却一向不很明确。”并说：“最令人惊诧的是，马克思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个词。一直到20世纪初，这个词才忽然流行起来。”^①许清江先生不同意这一看法，他在该杂志1997年第1期上撰文提出：“马克思本人不仅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而且还是其著作中使用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仅仅《资本论》中就出现过几百次之多。”^②我猜，李文所指应是有关“资本主义”的名词而不是它的形容词，《资本论》虽然“几百次”使用了“资本主义的”一词，但确实很少或始终未使用过作为名词的“资本主义”，说它在《资本论》中“出现过几百次之多”，恐怕是有误的。

其实，有关马克思的这类争论由来已久。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一名著中，F. 布劳代尔就说过，在“资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这三个词语中，“资本主义”是“最值得讨论的一词，但它也是最抽象的词”，它只是在20世纪初才作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在政治论争中“猛然冒出来的”，“马克思自己从未使用过”^③。号称“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杰弗·霍奇森，在其代表作《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一书中也认为，“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直接写下这样一个定义，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最好的定义，是由曼德尔等人作

① 《读书》1996年第8期，第66页。

② 《读书》1997年第1期，第155页。

③ F. 布劳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42页。

出的”^①。可见,这类论争并非始自今日,也并非毫无根据,大可不必大惊小怪。由此,我倒想到一个问题,“对古典社会学的形成起过极为重要作用”^②的马克思,写了三大卷《资本论》巨著的马克思,为什么竟然没有用过“资本主义”一语?他本人究竟是怎样理解“资本主义”的?人们可以越过马克思来谈论“资本主义”吗?我觉得,弄清这些问题,或许可以消除对马克思的某些误解,于争论不无裨益。

关于这个问题,似乎不能只看现象,而不看实质。马克思本人虽然[可能]未[正式]^③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也没有在什么地方宣布说哪个论断就是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但他实际上对资本主义提供了自己明确的界定,这就是他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和定义。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其决定的因素和标志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所遵循的便是“资本”运行的规律。他的这一观点,充分体现在由如下各论断所构成的逻辑中:(1)“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④;(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即资本的存在”^⑤;(3)“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⑥从中不难看出,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三位一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正因为

① 杰弗·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一种激进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8页。

② 艾伦·斯湿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③ “可能”和“正式”两词是此次修订时补上的,所以用方括号括上。但这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想法,而是原来写此文时就有的,有原文最后一句话为证。在那里,已谈到“他虽然可能没有正式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既使用了“可能”两个字也使用了“正式”两个字。当时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当时已注意到马克思曾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79—1880年)一文中提到“谢夫莱先生在‘资本主义等等’中认为,这是‘慷慨行为’或诸如此类等等”,但当时认为这并不算“正式”使用,因为是顺便提到且又对它未作说明。不过,当时已对马克思“从未使用过”该词的说法有了怀疑,所以才有了本文最后一句话的上述提法。此后,我注意到,又有人查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中另一次提到“资本主义”一词的情况,那句话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但仍然没有对它做定义或解释,因此似乎很难说马克思已“正式”使用了该词。“capitalism”一词,至少在1850年已经出现,马克思提到它应是正常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2、第30页。——作者补注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95页。

⑤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3页。

⑥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5页。

如此,在为《资本论》第一版所写序言中,马克思就以这样明白无误的语言宣布:“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①我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就是他关于整个“资本主义”及其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其核心乃是他对于“资本”的本质的独到见解。如果这种理解不错的话,那么马克思未使用“资本主义”一词,亦未单独给“资本主义”下定义这件事,就是很自然的,其意味更深长。

“资本”(capital)一词,源于拉丁语的 Caput 一语,最初的含义与“头”有关^②。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近代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一词,是在15、16世纪由意大利人首先采用的。而拉法格在《财产及其起源》中则认为,在法国的古语词典中,“资本”一词最初是当作形容词使用的,“把它当作名词的最早记载是16世纪的事”^③。他还说,在1728年里舍莱的词典里,这个词还基本上属于形容词,只是在两三个场合才当名词使用,在1771年特勒乌的词典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大约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1751—1772年)中,它才带上了经济的意义:“‘资本’一词意指为取得利息而贷出的资金额。公司的资金亦称为资本。”^④但据F.布劳代尔考证,此词在12至13世纪已具有了“资金”“存款”“款项”或“生息资本”的含义。他举例说,1399年2月20日,弗朗西斯科·达蒂尼从普拉托写给一客户的信提出:“当然,如果您愿买些天鹅绒或呢绒,望您先将资本和利润作出担保,其余则悉听尊便。”^⑤他还举例说,1380至1444年间,在锡耶纳的圣贝纳迪诺布道词中,已对“资本”一词作了今天看来相当明确的定义:“这种繁衍不息的赚钱手段,我们通常称之为资本。”^⑥但在笔者看来,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页。

② 约瑟夫·T.希普利:(Joseph T. Shiplex);《英语词源词典》(Dictionary of Word Origins),美国,1957年版,第7页。

③ 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6页。

④ 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第36页。

⑤ F.布劳代尔(F. Braudel):《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第2卷,纽约,1982年版,第233页。

⑥ F.布劳代尔(F. Braudel):《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第2卷,纽约,1982年版,第236页。此定义的英译文为:“that prolific cause of wealth we commonly call capital”,故而也可译为“这种繁衍不息的致富手段,我们通常称之为资本。”(见F.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p. 233.)

所有这些已发现的基本定义,都未超出“资本”一词最初的定义,即使在魁奈关于“任何资本都是生产工具”的论断中也是如此,它充其量只是把“资本”的涵盖性从货币资本扩大到生产资料。而马克思则不同,在别人看到现象时他却在寻找它的本质,在别人看到物的地方他却总是看到人,在别人仅仅谈论资本可以“赚钱”时,他却在思考资本“怎样”赚钱的问题。其结果,使他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前人的结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①。换言之,资本家如果要赚钱,即要使自己手中的货币增殖,有一个由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而要完成这个转变,其必要的和决定的因素是工资雇佣劳动的采用,以在“自由”的基础上形成“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这一结论,构成了马克思整个资本主义研究的基础,或者说是其全部资本主义理论的核心,以至他把自己的研究和理论概括为三个字:“资本论。”

马克思对“资本”的深刻认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说明:首先,他指出了资本的流通($G-W-G'$)和简单商品流通($W-G-W$)的区别:后者只是为了占有使用价值,是为买而卖;而前者则是为使资本赢利即增殖,因而货币“流通本身就是目的”^②。其次,他发现,如果资本要使自己不断增殖即“使自己永存”,首先必须设法保存自己即保值,但又只有使自己增殖才能“使资本作为资本保存下去”^③。第三,他还发现,资本必须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才能保存自己并使自己永存,因为在流通之外商品所有者只能同自己的商品发生关系,而商品生产者可以用自己的劳动去创造价值,却又不能同时创造出超过商品价值的余额。第四,作为资本的货币,为要在流通中使自己永存,就必须在流通中购买到一种特殊的商品,其特殊性就在于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就具有成为价值的源泉这种属性。第五,他最终找到了这种具有特殊属性的商品,它就是资本家用“工资”购买的工人的“劳动力”,因为这种表面“公平”的交易实际上是不平等的:他的劳动即劳动力的支付所创造的价值,在量上远远超过了资本家原先垫付的

① 转引自 M. N. 沃尔科夫主编:《政治经济学词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58 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173 页。

③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17 页。

价值(工资)。第六,他考察了整个资本的流通过程,即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过程,发现它实际上包括了两个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性质上不同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是资本家以工资购买工人劳动力的过程,买卖双方完全是在简单流通领域进行的;第二个过程则是消费劳动力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它却是在流通背后即生产领域中发生的。第七,他指出,劳动在生产过程表现出二重性:一方面,作为具体劳动,它创造使用价值,在改变原料存在形式的同时,转移生产资料的旧价值;另一方面,作为抽象劳动,不仅补偿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创造了新的价值。第八,通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家无偿地得到了两样东西:其一,得到了劳动者活劳动的质,它使物化在资本的各组成部分的旧价值得以保存;其二,得到了超过维持工人生存需要的剩余劳动,正是它创造了资本家梦寐以求的剩余价值。总之,马克思发现,资本的存在和衍生都离不开雇佣劳动,否则便不能“生儿育女”。

关于雇佣劳动对于资本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的意义,马克思在许多场合都做了引申、发挥和强调。人们或许已经注意到,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第一次对“劳动”和“劳动力”作了区别^①,从而为其“劳动力商品”学说的确立准备了条件^②,雇佣劳动从此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此后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两次提到这一问题,就是明证。在1859年11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在向自己的战友介绍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写作情况后,写道:“我认为这个分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实际上,这是全部资产阶级污垢的核心。”^③此处所说“全部资产阶级污垢”即整个资本主义,而“第二分册”则是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的部分。另一次见于1858年4月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这次在介绍了由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和

^① 马克思说:“劳动能力不等于它能实现的活劳动,不等于它能完成的劳动量——这是它的使用价值。劳动能力等于它必须用来生产自己和能再生产自己的那个劳动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65页。

^② 马克思认为,劳动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劳动也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在奴隶制下,奴隶本身是商品,但劳动却不是他的商品;因为奴隶自身是连同他的劳动一次永远卖给主人的。农奴的劳动也不是商品,因为他只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工人因为在人身上是自由的,他才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商品出卖。

^③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52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世界市场等六部分组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计划后,他写下了这样一段极为重要的话:“地产向雇佣劳动的转化不仅是辩证的转化,而且也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地产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建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①从中不难看出,马克思认为“资本”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而“雇佣劳动”则是它的“基础”。一个“核心”,一个“基础”,清楚地表明了雇佣劳动之于资本及整个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有了这种认识,人们或许就不难发现,早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为“资本主义”下过一个相当完善的定义,即他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的科学表述:“资本主义的生产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②这个定义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内涵却是非常丰富的:首先,马克思认为,与一切前资本主义生产不一样,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即“生产本身的性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在此之前的一切形式的生产都还主要是使用价值的生产。第二,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或者说从这种“生产本身的性质”出发,必须使生产建立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的基础上,非如此则不能从劳动者那里获得“剩余劳动”及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因为只有这种自由劳动形式才能把劳动力作为“商品”来加以使用。第三,但这种生产方式的最终形式,又必须以劳动者与劳动条件(主要是土地)的分离为前提,因为“只有当劳动条件以(资本)这种形式同劳动对立的时候,劳动才是雇佣劳动”^③。第四,由于资本主义萌芽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出来的,它要成长壮大以至发展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只有当这种生产关系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时候,这个时代才会到来。一言以蔽之,这个定义告诉我们,在考察剩余价值时,必须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而不是简单地从商品同商品的交换中,而且从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和工人之间在生产范围内进行的交换中,引出剩余价值。马克思说:“可见,资本显然是关系,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31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②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1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③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533页。